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大明正德皇游江南傳 第二回 諫新君百官聯奏 惑少主群闈用讒

卻說少主聞梁儲說及此多，正觸著他心中之憂，乃急忙問曰：「據卿家意見，有何善處之法？」儲曰：「以臣愚見，莫若賜些兵權與他，調其出鎮似要非之地，迨後別命良臣，於其左右制肘之。」少主聞言喜曰：「者卿此謀，正合孤意。」乃即時降詔，就命宸濠為湖北將軍，即日起程赴任。旨內言及：此是邊關要地，非親信宗室人員，不能重托，故浼王一行。異日自當命臣前來，與王分勞，不必入官面諭，御賜美酒著百官送行云云。寫畢，就命內官司禮監責詔前去。誰想梁儲此奏，固然防及宸濠。實則要先去劉瑾的羽翼，少主那裡知他的苦心，但聞奏得有理，並與己心相合，所以依允而行。梁儲見少主准奏，不勝歡悅，即時告退回衙。且說內官司禮監捧著聖旨，一路而來，到了王府，宸濠接過聖旨，開言問道：「請問公公，今日之事，是何人所舉？」內監回說不知，並云：「既是聖上有命。王爺就可作速起程，不宜怠緩。」語畢，回宮覆命。宸濠遂對著家人說知，就日打疊行程。百官聞報，俱到長亭送別，惟有劉瑾把袂慟慟，依依不捨，又復遠送一程，少不免二人彼此訂約，叮囑一番，方肯回頭各別。

劉瑾送行回來，在於宮中，日與其黨馬成永、谷大用、張永等八人，為牛馬鷹犬之戲，歌舞作樂，以悅聖心；遂至犬能言語，馬習鞦韆，牛供呼喚，鷹可傳言，果是極其工妙；不獨幼主怡情，即宮中諸人見之，無不稱異。劉瑾又令諸美妓獻酒高歌，弄淫呈媚，是以少主大悅，將臨朝視事，置於度外，即有表章人奏，何暇觀瞻批發。眾大臣見主上如此，於朝堂之上，議論紛紛，或恐太后不忍命之旦旦臨朝，又恐聖禮違和，於是諸臣思欲進宮，聯請龍安。

不意來到宮中。忽見龍鳳牌高懸，朱書免見二字，眾臣愈覺心疑，只得各各退回衙署。惟有梁儲、謝遷等曾承先帝遺命，日以社稷為心，且見劉瑾日在官籥，恐其舞弊。是日回到衙中，左思右想，猜疑不著，只得命人在外，打聽宮內消息，方知劉瑾黨羽八人，在宮闈外巧設戲獸，歌舞吹彈，酒色並呈，迷惑少主，登時大恐，即日糾合百官，交章入奏，其疏曰：臣等竊謂君明臣良，邦家之昌；君荒臣佞，社稷難安。夫色能亂志，戲乃馳神；酒可合歡，最宜知節。邇聞我主耽於巧玩，溺於歡娛，日猶不足，夜以繼之，怡悅龍心，損虧聖體。臣等叨居重任，未遑扶正，殊屬愧心！且近見我君旨從宮出，概不與聞；表入奏行，未見發落。臣等暗卜宮闈之內，定有佞臣巧設俳優，羈留萬乘，遂至免見懸牌於宮前，龍座久虛於朝上。臣等雖無伊尹周公之足任，而聖主有禹湯文武之可幾。有此佞臣，乞將正法，以杜將來。若以臣等之言為是，即宜敕賜施行；如以臣等之言為非，亦宜明加斥責，以昭賞罰之公平，以彰英明之勇斷。上下黽勉，以副先帝升遐時顧命之語，勿使臣等有負先帝，又負陛下，故不得不上瀆天聽。伏祈准奏，不勝厚幸，臨疏神馳，誠惶誠恐之至，謹疏。

此表交與把守宮門之人，著其代行傳入。於是傳宣官將此表捧進宮中，少主接疏看畢，不勝惆悵。劉瑾等在旁，見主上看了那道表章，如此光景，定知外臣聯名章奏，乃假作婉容問曰：「此表所奏何事？為何主上看了如此耽愁？」正德遂將此表賜與他們觀看，劉瑾與其黨看畢，乃一同跪下奏曰：「奴婢只道為著何由，原來諸臣欲主上煩噪耳！我主何須納悶，他們因見聖駕數日不朝，各道表章未暇發落，他恐主上一時命其發遣，他們就覺艱辛，是以捏些正言，裝成忠臣模樣，謂恐我主荒疏國政，其實只為私事耳！」上曰：「朕之所憂者，亦是為此，孤皇素性閒逸，若必日日臨朝，表章要親自批發，則果如卿等所言，欲置我於煩噪耳！即上古賢聖之君，皆將天下之事，分任百官代理，安有盡付其君，而諸臣反素餐自樂者哉，卿等有何妙計？將他們表章批發。」瑾等隨機應曰：「為人臣者，食君之祿，自當分君之憂，今諸臣不知責己，而反責於君；且萬乘之尊，豈宜妄加斥責，此乃不忠不敬之甚也。如此之臣，固不堪托以股肱重任，亦不宜斥責於他，奴婢今有一計，上可以免君皇之慮，下可以愧諸臣之心，未知萬歲可容奏否？」上曰：「有何妙計？直奏不妨。」瑾曰：「奴等八人，素懷忠君報國之心，久欲代萬歲分勞，惟是未蒙金諾，不敢輒行，倘萬歲不嫌庸劣，命奴等入掌司禮監，兼督圍營軍機房事務，統理天下表章，則上不至我主之憂，下不至諸臣之慮，萬歲翌日臨朝，對他們說知，命奴僕將諸臣表章一一批發，足愧他們圖樂之差矣！」少主聞言喜曰：「據卿所奏，甚合孤意，朕就命卿等暫居此職，待異日別有能臣，然後另舉，惟是凡事須要小心辦理方可。」瑾等叩頭受命，暗中歡喜，以為得遂其謀，遂即將諸臣表章批下，寫著朕依眾卿所奏，明早臨朝，目下已命劉瑾司政表章之事。此表一下，眾文武大驚曰：「我等上疏，正欲剪除此賊，誰想少主闈味，反為大用於他。何乃一旦昏迷如此，社稷江山，不久危矣！倘主臨朝，我等再當苦奏。」翌日五更三點，聖主登朝，文武分班，俯伏已畢，上曰：「朕因有事，是故數日未及聽政，今者臨朝，眾卿有何表章？」於是文華殿大學士劉健、文淵閣大學士謝遷，執竊出班奏曰：「臣聞我主在於宮中，與那些佞臣，日將秦聲趙曲，山禽野獸，錯雜君前，迷蕩君心，至荒國政。惟望我主保重萬乘之軀，將瑾等速正國法，因何反為大用於他，萬望我主參詳。」少主聽罷，愠容不悅，即拂袖下殿，退入宮中。

滿朝文武，面面相覷，知少主重用讒臣，難於苦諫，只得退出朝堂，各回衙署而去，抱悶不樂。後事如何？且看下文分解。